

雍正皇帝

九王夺嫡

鄂新登字 05 号

书 名:雍正皇帝·九王夺嫡  
著 者:二月河

---

出 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  
发 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图书发行公司  
地 址: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  
经 销:新华书店  
印 刷:十堰日报社印刷厂  
厂 址:湖北省十堰市人民路 282 号 邮编:442000  
版 次:1991 年 6 月第 1 版  
印 次:1996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

---

开 本:32	纸 幅:850×1168 毫米
印 张:17.875	字 数:440 千字
印 数:60001—80000	插 页:6

---

书 号:ISBN 7-5354-1098-7/I·945 定价:22.6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寄到印刷厂负责调换

## 内 容 简 介

帝王行止、宫闱秘闻素来为读者关心，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，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。阿哥党争，杀机隐隐，龙庭易主，雍正险胜。改诏说，弑父说，继位说？一段历史，几多疑云，扑朔迷离，令人难解难分。但作者用史笔著文，用文笔立史，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，无不尽收笔底。上至典章制度、宫廷建筑、饮食服饰、礼仪乐律，娓娓道来，书卷气浓；下至勾栏瓦舍、寺庙堂肆、市井乡野、客旅古渡，徐徐展开，风情万种。阿哥逐庶，明争暗斗，字字权谋机诈；女伶歌伎，绕梁余音，句句回肠荡气。其情节铺设，矢矫迭宕，人物塑造，浓淡相宜，谋篇均别出心裁；以思想为经，艺术为纬，鸟瞰历史，探究人生，非大家而不可为。正如一位评论家读后所言：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。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宦宦…………… 1
- 第 二 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人市口小童偶作戏…………… 12
- 第 三 回 赈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…………… 22
- 第 四 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…………… 33
- 第 五 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糊猕用智孩儿倒绷…………… 41
- 第 六 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媪设计谋人命…………… 50
- 第 七 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中闲论时艺…………… 62
- 第 八 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撤政…………… 73
- 第 九 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…………… 83
- 第 十 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…………… 90
- 第 十 一 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…………… 103
- 第 十 二 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…………… 113
- 第 十 三 回 畏闯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…………… 122
- 第 十 四 回 明庭训胤禩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…………… 133
- 第 十 五 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…………… 144
- 第 十 六 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禩辱大臣…………… 154
- 第 十 七 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…………… 165

- 第十八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…………… 175
- 第十九回 庸太子中流辍桨舵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…………… 186
- 第二十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…………… 195
- 第二十一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…………… 206
- 第二十二回 冷胤禛初萌登龙志 热胤禛知难退激流…………… 218
-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…………… 228
-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…………… 238
-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…………… 249
-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禛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…………… 261
-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…………… 272
-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舆孤臣逞强项…………… 284
-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…………… 294
-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…………… 305
-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官…………… 316
-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禛谈诗…………… 327
-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…………… 338
-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…………… 349
-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覲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…………… 359
-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禛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…………… 371

-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渡陈仓恶擒魑魅…………… 381
-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初柱行权 殉气节紫姑染黄泉…………… 393
-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…………… 405
-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…………… 416
- 第四十一回 嫌吏治胤禛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…………… 428
-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幃岐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…………… 438
-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…………… 452
- 第四十四回 鞞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…………… 463
-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困囿盼将军…………… 472
- 第四十六回 忠王揆忠谏讽胤禛 烈郑氏烈殒答胤初…………… 484
-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縲绁逢兄…………… 496
-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…………… 508
-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…………… 519
-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…………… 531
-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…………… 542
-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…………… 553

# 第一回

##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

游三吴不可缺扬州，治扬州不可无虹桥。虹桥这地方，面湖临河，西邻“长堤春柳”，东迎“荷浦薰风”，虹桥阁、曙光楼、来薰堂、海云龛……诸多胜地横亘其间，粉墙碧瓦掩映竹树，天风云影山色湖光，只须一叶扁舟便览之无余，原是维扬北郊第一佳丽之地。这自然风光粉黛不施乃天生其美，就勾得离乡游子、骚人迁客到此一扫胸中积垢块垒，留连忘返。若论起风土，那就又是一回事。桥北有个庙，名字起得也怪，叫“虹桥灵土地庙”，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，俗名儿叫“增福财神会”。逢到会期，早早的就有城里商家赶来，错三落五搭起席棚，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市，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莽式的、测字打卦的、锣鼓、“马上撞”、小曲、滩簧、对白、道情、评话、打十番鼓的……喧嚣连天，湖下游船如梭，岸上香客似蚁，夹着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卖小吃的吆喝：

“吴逢圣的炒豆腐——谁要味？康熙老佛爷金口亲尝，颁赐近臣！”

“走炸鸡——田家走炸鸡！香酥焦嫩！”

“施胖子梨丝炒肉，不吃算你没来扬州！”

“汪九公家拌鲟鳇——天下一绝嘞……”

“猪头肉、猪头肉！江一郎十样猪头肉！”

……如此种种，更把庙会场子搅得开锅稀粥般热闹。

这是康熙四十六年的春天，二月二刚过，扬州地气温暖，虹桥两岸已是春花嫣紫姹红，芳草新绿如茵。一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出了桥南的“培鑫客栈”慢慢踱着，笃笃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上了虹桥。

他叫邬思道，无锡有名的才子，府试乡试连战连捷，中秀才举人都是头名。康熙三十六年他应试南京春闱，三场下来，时文、策论、诗赋均做得花团锦簇一般。出场自忖即便不在五魁之列，稳稳当当也在前十名里头。不料皇榜一张，“邬思道”三个字居然忝列副榜之末！邬思道大怒之下仔细打听，才知道主考左玉兴、副主考赵秦明都是捞钱的手，除了朝中当道大老关照请托的，一概论孝敬取士，名次高下按质论价童叟无欺！邬思道凭着本事拉硬弓不肯撞木钟钻营，自然名落孙山。邬思道原本性高气傲，气极了，纠集四百余名落榜举人，抬着财神拥入南京贡院，遍城撒了揭帖，指控左、赵二人贪贿收受，坏国家抡材大典，骂得狗血淋头，把个南京科场搅得四脚朝天。他大闹一场扬长而去，苦得江南巡抚因拿不到他这个“正犯”被连降两级，左、赵二人革职罢官“永不叙用”——官司直打到紫禁城当今天子康熙御前，明珠索额图两大权相都差点吃挂落。因此，朝廷严令各省缉拿他这个闹事的“正犯”。如今明珠早已抄家籍没，索额图谋划逼康熙逊位太子，事发被囚，往事风流云散时过境迁，蛰居武夷山清虚道观的邬思道因知太后驾崩，大赦天下，这才敢露面，回到久违了的三吴家乡——但他的两条腿，却在逃亡路上被几个剪径的水匪打折了。

邬思道上了桥头，住了步怅然回顾，清癯的脸泛上一丝苦笑。从幽僻山谷乍回这烟花世界烦恼人间，真有恍若隔世之感。邬思道口中喃喃说道：“白杨绿草，风雨忧愁，十年一别，这树都合抱了……”



“哟！这不是静仁先生么？”背后突然有人说道，“这些年您在哪儿？又怎么自个儿在这里呢？”邬思道回头看时，这人三十多岁，白净面皮，团团一个胖脸，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，头上一顶六合一统帽，结着红绒顶儿；靛青夹袍外套着件套扣背心，腰间系着滚边绣花玄带，精精干干一身打扮。半晌，邬思道才想起来是同乡戴家湾的孝廉戴铎，因笑道：“项铃，原来是你！十年前你和高家争牛湾那块风水地，打输了官司，败落得叫化子似的——如今出落得这样阔，都不敢认了！”戴铎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，何况十年！说起这里头的周折，真是一言难尽——不怕静仁兄你笑，如今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呢！来，我给邬兄引见一下！”

邬思道跟着戴铎下桥，心里不住犯狐疑：这戴铎虽然败了家，好歹也是书香门第，有过功名的人，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？一边想，一边跟过来，果见桥下石栏旁站着一个人，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公子，打扮也并不出奇，只穿件灰府绸银鼠夹袍，月白夹裤，脚蹬一双黑冲呢千层底布鞋，虽不侈华，却是干净利落纤尘不染。那青年倚栏而立，一条乌亮的发辫直垂腰间，似笑不笑地看着他们过来，刚要说话，戴铎已一个千儿打了下去，禀道：“四爷，这就是您常念叨的邬思道邬先生，可巧儿今儿就叫奴才碰上了！——哦，这是我们殷四爷，北京城没人不知道，十八家皇商位列第四！”

“殷真。”那青年微微一笑，八字眉下一双黑黝黝的瞳仁闪烁着，说道，“你叫我月明居士好了——敢问邬先生台甫？”一面说，目光幽幽地上下打量邬思道。邬思道不禁一怔：哪有这么托大的人，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，叫人家称自己“月明居士”！口中却笑道：“我没有号，你高兴，叫我静仁好了。”

殷真略一躬身，将手一让说道：“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——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！屈尊一同走走如何？”邬思道听说他

是皇商，原本心里腻味的，但这位殷四爷眼中有一种沉稳静娴的气质，不带半点商家庸俗，竟不自禁点了点头。殷真一边走，一边从容说道：“先生，我不是虚逢迎你。当年你的揭帖传到北京，真是倾动京华！记得里头对左玉兴、赵泰明二人有诛心警句——朝廷待其不为薄矣……二君设心何其谬也？独不念天听若雷、神目如电？呜呼！吾辈进退不苟，死生唯命，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，头悬国门，以儆天下墨吏！士立紫垣噤口不言。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出，或刺之阙下，或杀之辇中，四方闻之，独不笑士大夫之无人耶？——这写得何等酣畅淋漓，真个骂死天下尸居餐位之徒！难怪圣上震怒之下又击节赞赏呢！”戴铎也在旁凑趣儿道：“难为主子记得这么清爽，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——左丘明有眼无珠，不辨黑黄却认家兄；赵子龙一身是胆，但见孔方即是乃父！”“是嘛！”殷真似乎变得随和了一些，格格一笑道：“万岁爷当时拿起来一看就说：‘此人这笔字风骨不俗。’”

“唔？”邬思道浑身一颤，盯了一眼殷真和戴铎，心中陡起疑云。这揭帖对联当日传遍天下，二人能背并不稀奇。只这二人，一个是“皇商”，一个是听差，连皇帝当时的态度都了如指掌，未免就太出奇。联想到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，竟肯在这位“四爷”跟前屈身为奴，毫无羞惭之意，他已隐隐猜到这位极修边幅的殷真，决非等闲之人！但对方既不肯说破，邬思道也难问端底，便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难为仁兄如此厚爱，竟记得这么清楚！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！不过，这十年蛰居山中，读了点书，从前那点子专用来做取功名的敲门砖文章，想起来都觉得脸红，八股文章误尽天下英雄啊……”说罢无声叹息了一下。戴铎因见邬思道感慨，岔开话题道：“四爷，今早您不是说要到人市上买两个孩子使唤？这个店不错，你们两位进去吃酒攀谈，我去办事回来再侍候，如何？”殷真笑道：“那是什么打紧的事！明儿再办就迟了？走，咱们进去

坐坐！”

邬思道抬头看时，果见前头一座酒肆，歇山亭顶，一边压水，一边靠着驿站，看样子新造不久，雕甍插天飞檐突兀煞是壮观，泥金黑匾上端正写着“天光湖影”四字。戴铎不禁道：“好字！”

“字是不坏，”邬思道仔细看了看，笑着对殷真道，“但笔意太过妩媚，锋中无骨，算不得上乘之作。”殷真也点头道：“先生说的是，这字神韵不足。”一边说，二人随着戴铎进来。

殷真见楼下热闹嘈杂得不堪，不禁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这太乱了，我们上楼去！”跑堂的一怔，赔笑道：“三位爷，请包涵着点。新来的太尊车铭车老爷今儿在楼上宴客，楼上不方便。爷们要嫌底下闹，那边还空着一间雅座，面湖临窗，一样儿能赏景致的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戴铎便笑道：“你别放屁！这楼我来不止一回，上头三四间雅座呢！各吃各的酒，谁能碍着谁？”说着，从怀里取出一块银饼丢了去。伙计接过看时，是一块“真圆系”，足有五两重，底白细深，边上起霜儿，正正经经九八色纹银，顿时满脸绽上笑来，打躬儿道：“爷台，店里夹剪坏了，恐怕找不出来。”

“多的都赏你！”戴铎道，“你在楼上给我们安排一下！”伙计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，身子一虾道：“谢爷的赏！楼上实话是还有一间雅座没占。原说怡性堂韦老爷定下的。爷既一定要去，小的斗胆就作主了。只不要大声喧哗，新来的太尊爷性子不好，别扰了他老人家的雅兴，就是各位爷疼怜小人了。”

三人跟着堂倌上楼来，果见屏风相隔，西边还空着间雅座。点了菜，又要了没骨鱼、骨董汤、鲑鱼糊涂、螃蟹面四样佐餐。殷真见戴铎侍立在旁不敢入座，一边向邬思道举觞劝酒，笑道：“钱能通神，一点不假。我今儿能和静仁先生同席举酒，实在缘分不浅，你们又是故交，戴铎也不必立规矩，没有形迹酒才吃得痛快哟！”说罢二人举杯同饮，戴铎方拿捏着坐下了下首。

此刻正是巳牌时分，楼外艳阳高照湖波荡漾柳拂春风，画舫、沙飞、乌篷、水上漂各色游船衔尾相接，桥上桥下信女善男扶老携幼攒拥往来，三人高坐酒楼赏景谈天，不一时便酒酣耳热。先是听隔壁一群人凑趣儿奉迎那个车太守“下车扬州，讼平赋均政通人和”，又议及扬州的漆器、剪纸、玉雕、泥塑，谁家做得巧，值多少银子，正觉俗不可耐，一阵琵琶穿壁而来，接着一个女子娇音细细曼声唱道：

扬州好……第一是虹桥。杨柳绿齐三尺雨，樱桃红破一声箫，处处住栏桡……醉扶湖中画舟，灯影看残街市月，晚风吹上荀儿梢……

“丢眼邀朋游妓馆，拼头结伴上湖船。”殷真不无感慨地叹道，“如今世道真正可叹，太后薨逝才半年多，这边早已没事人一般了！”

邬思道几杯酒下肚，苍白的脸泛上血色来，见殷真怅然若有所思，遂笑道：“这就是‘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’！无论天家骨肉市井小民概莫能外！先生何必伤感？譬如你我，还有隔壁的车铭，坐红楼、对翠袖、赏美景、听侑歌，可知那边半里之遥就是人市！山阳宝应一带难民在人市啼饥号寒以泪洗面，卖身求一温饱而不可得——心不一，情自然也就不一！”说罢，举箸击盂吭声唱道：

玉堂意消豪气空，可怜愁对虹桥东。  
当年徒留书生恨，此日不再车笠逢。  
推枕剑眉怅晓月，扶栏吴钩冷寒冰。  
惟有耿耿对永夜，犹知难搵泪点红！

吟罢鼓掌大笑，却不自禁滚出两行泪来。

殷真已是痴了。邬思道疑得不错，他不是常人，更不是什么“皇商”，原是当今天子膝下皇四阿哥爱新觉罗·胤禛，已经封了贝勒，地地道道一个龙子凤孙，因生性冷峭严峻，京师人称“冷面王”的就是。这次却是领差安徽督办河工，因高家堰、宝应一带决河，特来扬州调运粮食赈济灾民。他早闻邬思道才名，这次邂逅相逢，见他已是残废，原是心里失望，此刻见邬思道酒后形骸放浪，飘逸潇洒英风四流的神态，不禁大起怜爱敬慕之心，又想到他不合仗义执言开罪朝廷，为天下不容，且终生无望再入仕途，转觉神伤。胤禛正想着寻话安慰，屏风一动，一个长随打扮的人进来，却不言语，横着眉下死眼盯了三个人一阵子方问道：“方才是哪位先生唱歌儿，又提到我家车老爷的讳？请借一步说话，我们老爷有请！”胤禛仰靠在椅上，一只手扶着酒杯，只微睨了一眼戴铎，戴铎忙站起身来，正要说话，邬思道已架了拐杖起来：

“是不才！车铭与我同榜孝廉，又曾为同社文友，怎么——我不能叫他的讳？”

他带了酒，神情显得冷峻傲岸，长随被他的神气慑得有点气馁，听说是自己家主同年，又见胤禛跷足而坐，戴铎从容侍立，更不知什么来头，倒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正在发怔，便听隔壁有人大声吩咐：“来呀！把这当中屏风撤掉，我见识见识是哪位年兄？”接着便听一群人“扎”地答应一声，几个人轻轻抬起屏风挪转到一边，顷刻之间雅座打通，合成了一大间。胤禛微微冷笑啜着香茶时，对面雅座是三间打通的，却也只有一席酒菜，摆着冷盘孔雀开屏、百合海棠羹、一盂冰花银耳露，几十样细巧点心梅花攒珠般布列四周，中间大碗盆中的主菜，却是牛乳蒸全羊——胎中挖出的羯羊羔儿：这是扬州四大名菜之

……张四回子蒸全羊了。七八个请来陪坐的名士坐在旁边，正中一个官员身着八蟒五爪白鹮补服，也没戴大帽子，油光水滑的辫子从椅后直垂下去，圆圆的脸胖得下巴上的肉吊着，看样子酒也吃得沉了，油光满面地也斜着眼盯着这边。邬思道架着拐杖迎上一步，抱拳一拱道：“车铭先生，久违了！”

“啊，这不是邬思道嘛！”车铭眼中放出光来，一下子坐直了，“我当是谁呢！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！是八卦炉倒了呢，还是佛祖不留心弄掉了五行山的镇山神咒，你居然又出来了——我给诸位介绍一下：你们看这位，架着双拐，行动如倩女荡秋千，站立似谢家碧玉树，一脸书卷气。当年可了得，我兄弟不敢望其项背！真的是一语既发词惊四座！当年——”

“当年同窗结社作八股。”邬思道静静地听他揶揄，抓住话口破颜一笑紧盯一句，“出题‘昧昧’。好像就是车仁兄，把‘日’字边写成了‘女’，开篇惊人；说‘妹妹我思之’，我只好接了句‘哥哥你错了！’——不知如今可有长进？”

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。几个名士控背躬腰跌脚打顿，笑得换不过气来，胤禛“扑”地一口酒全喷到戴铎身上，几个歌伎拿手帕子捂着嘴咯儿咯儿笑得东倒西歪。

“是你记错了吧？”车铭涨红了脸，强笑道，“我两榜进士，殿试选在二甲四十名，闱墨遍行江南，怎么会出这种错儿？——今日一见，也算故人相逢，有道是贫贱之交不可忘，我和你对酌三百杯！那两位——呃——请过来，来呀！”

戴铎见胤禛摇头，矜持地说道：“我们和静仁先生也是邂逅，请自便。看样子你们要论文，我们观战。”邬思道趑回胤禛桌边，端起一杯酒，笑道：“要是做官就能长学问，天下可以无书。你今日无非以富贵骄人，岂不知我这贫贱也能骄人！比如这酒，我饮来是酒，你饮来就是祸水，这点子分别，不知你懂不懂？”

“唔？”

邬思道脸微微扬起，沉吟着说道：“我这酒，取粟于颜渊负郭之田，去秕于梁鸿赁舂之臼，量以才斗，盛以智囊，浸于廉泉之水，良药为曲，直木为槽，以尧之杯、孔之觚酌之。所以饮此酒，清者可以为圣，浊者可以为贤！你的酒不同，乃是盗跖之粟酿成，取贪泉之水，王孙公子烧灶，红巾翠袖洗器。误饮一杯，则廉者贪，谨者狂，聪者失听，明者昏视——这还不是祸水？”

“你依旧如此阴损！”车铭本想小辱邬思道几句就罢手的，不料反被邬思道所侮，顿时气得脸色发白，咬牙笑道：“我以俸禄沽酒，怎见得是贪？”“你取笑我，我自然也可敬你几句。”邬思道淡然说道，“以你今日身份，我岂敢冤枉你？君为扬州太守，境内饥民遍地，嗷嗷待食，你却在此寻欢作乐！先贤有云：四境有一民不安，守牧之责也，难道我错说了你？我虽然闭门读书不问世事，也知道当今营营苟苟的事愈来愈多。嘴硬不如身硬，身硬不如心硬——记得当年同游中岳庙，你指着门前金刚叫我作诗，当时我口占一首说‘金刚本是一团泥，张牙舞爪把人欺。人说你是硬汉子，敢同我去洗澡去？’车兄，你敢么？”说罢纵声大笑。车铭“啪”地一声拍案而起，想发作又按捺住了，格格阴笑道：“静仁，没听说过‘破家县令，灭门令尹’？”

邬思道笑道：“这么俗的谚语有何不知？当日桓温游寺，和尚不拜。桓温说，‘没见过杀人不眨眼将军么？’和尚反问，‘没见过不怕杀头和尚么？’如今是盛世，此地乃名城大郡，你今日非礼欺人，我怕你什么？何况我飘零四海孑身一人，外无期功强近之亲，内无应门五尺之童，本来就无家可破无门可灭！”

“放肆！”车铭大怒，断喝道，“你一个已革孝廉，在父母官前狂傲无礼，就是罪！哼！我就不信剃不了你这刺儿头！你不是说我这酒是‘祸水’么？来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灌他！”

“扎！”

胤禛的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，眼中熠熠闪着火光。康熙皇帝家教极严，明令皇阿哥不得结交外官，干预地方政务，皇长子胤禔奉差芜湖，杖责了一个县令，回去被摘掉了头上一颗东珠，因此他原本无意惹是生非。这个车铭他也知道，昨日见邸报，吏部报的三名“卓异”里名列第三，算是顶尖儿的好官，谁知在下头如此跋扈！眼见邬思道要吃亏，胤禛眼中波光一闪，戴铎立时会意，跨前一步正要说话，邬思道却道：“项铃，我自己能料理这事。”便转脸笑谓车铭：“你如此欺我，是不是看我已残废，无力再入宦途。要是我未除功名，即便不是进士，恐怕你也不敢轻慢，是吧？”

“对了。今儿就是拿你开开心！”车铭眯着眼嬉笑道，“罚几杯酒，顶多是个风流罪过，打什么紧？”邬思道一笑道：“这就是俗语‘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’。这杯祸水我喝。不过先有一诗奉赠，不知可肯雅纳？”

他这几句话不软不硬，似求情又似揶揄，众人都是一愣。邬思道微叹一声，趑到放着文房四宝的案前，一手拽袖、一手提笔，略一沉思，连着写了几个字。车铭伸着头看时，上头连着五个“苦”字，不禁喷地一笑，道：“这早晚才知道苦？你要识点时务，我怎会难为你？”邬思道毫不理会，握管疾书：

苦苦苦苦皇天，圣母薨逝未经年。

江山草木犹带泪，扬州太守酒歌酣！

——无锡书生邬思道谨赠

写完展纸一吹，拈着踱至窗前，眺望一下，回头笑道：“我这个多



愁多病书生身，可是要打你这倾国倾城的乌纱帽了！这张诗稿对仁兄而言，也不亚当年我在贡院写的揭帖！你今日于国丧期间携妓高歌画楼，已经触了大清律，知道么？”

谁也不防这潦倒书生还有这一手，满楼人都惊得呆若木鸡，痴坐无语。胤禛先是一怔，心下大悟，不禁目中灼然生光：这真是个无双才士！良久，车铭方结结巴巴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干嘛？”

“我要——”邬思道看了看楼下，“怎么说呢？这楼下人可真多！看见楼上飘下一张诗帖，凭我邬思道的文名，写的又是本朝本郡太守，三天之内，保你全扬州都知道了。若或碰巧有个皇阿哥或部院大臣什么的，或者有个御史、按察使什么的官儿，正愁着考功司察他的功课，没准儿连原诗奏明当今——仁兄，邬某可要与你同生死，共荣辱了……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车铭见他说着话手一晃一扬的，真怕这个愣子手一松，立时就招惹无穷后患！莫说城里如今真的住着个黄带子阿哥，就这省官道司里面也有不少对头，这国丧期间携妓高乐儿，“丧心病狂”四个字就得葬送了自己似锦前程。就没这些麻烦，老百姓口碑如铁，唱起来，三年察考时就是手拿把掐的凭据！想着，车铭头上已沁出冷汗，勉强挤出笑脸道：“静仁——静仁兄！开个玩笑嘛，不当家拉花的，何必认真呢？来来来，还有那两位，坐过来，我敬你们三杯‘祸水’！”

胤禛大笑起身道：“不论美酒祸水，我都吃不得了。戴铎，你留下陪着他们吃酒，我还有事，先告退一步了。邬先生，今日一会实在投缘，明儿我请你小酌，还有事相求。”邬思道微笑不语，戴铎知道馆驿中还有一大群官员等着胤禛召见，也不好相留，只好赔笑道：“是，省得了。”